

读李叔同札记二则

■ 顾 峭

一

因为要写一点有关李叔同的文字，就先在网上随意浏览，觉得这三人的评点或感慨有些过目难忘。一是俞平伯：“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：少年时做公子，像个翩翩公子；中年时做名士，像个风流名士；做话剧，像个演员；学油画，像个美术家；学钢琴，像个音乐家；办报刊，像个编者；当教员，像个老师；做和尚，像个高僧。”二是林语堂：“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，也是最奇特一个人，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。”三是张爱玲：“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，我从来不是的，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，我是如此地谦卑。”再读柯文辉先生的《旷世凡夫——弘一大传》，在《出家》一节，开篇即言：“叔同从皈依到出家仅有半载，他的心路历程势必悠长而复杂，所思或比普通人十年还多。”这话的后半句是肯定无疑的。而从时间上看，戊午民国七年(1918)春节期间，39岁的李叔同都在杭州虎跑寺庙度过，而且拜那里的了悟和尚为其在家弟子，取名演音，号弘一。到了农历七月十三，入虎跑定慧寺，便正式剃度出家。虽悄然遁入空门，但其惊世骇俗之举既使马一浮、夏丏尊、姜丹书、刘质平等一众好友、学生大感诧异，自然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。

民国著名报人张慧剑，安徽石埭人，原名嘉谷，笔名辰子。其先后主编《南京朝报》、《新民报》等副刊达二十余年，被誉为“副刊圣手”。留有笔记《辰子说林》一书，其中有“天津”一条，述及李叔同——

叔同后期生活入于寂灭，思想所趋，无可如何，否则以彼之文学天才，殆为近三十年来罕有之人物，不致无所表现也。丰子恺君以风格飘逸，成为艺术界独特之一型，实则具乃师之体而微。民国二十五年春，予客杭州，曾至虎跑寺访叔同，则已入阇，寺僧指其殿后居室示予，环堵萧然，架上留书仅数卷，皆经典而非世谛文字，寺僧谓叔同每闭户数日不出，修养已入化境，战后流栖无定，示寂于阇。

文中赞赏丰子恺“风格飘逸，成为艺术界独特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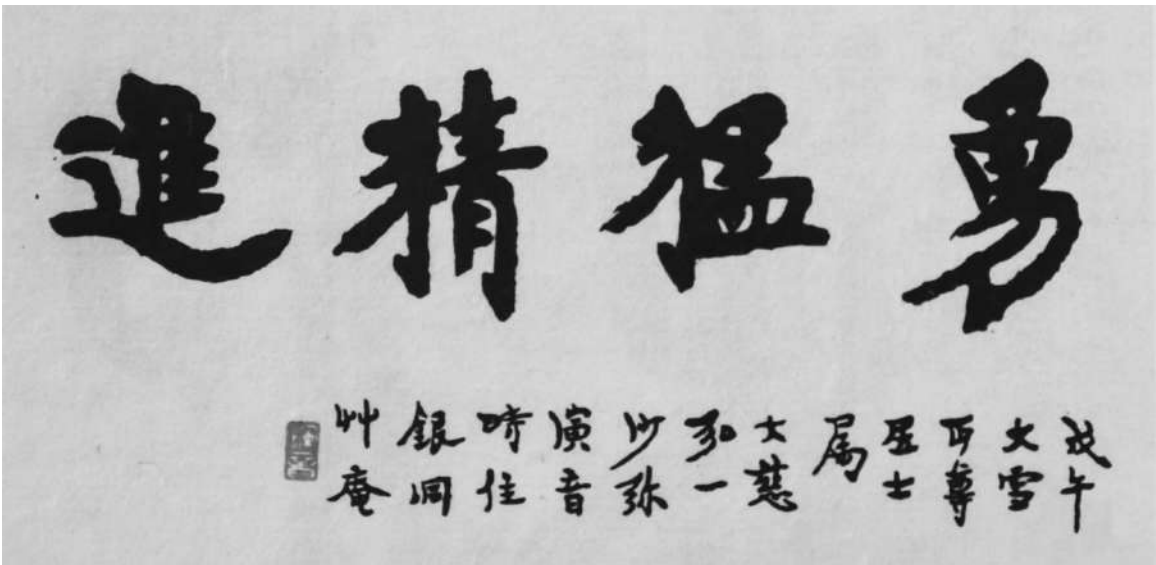
型，实则具乃师之体而微”，从侧面李叔同弘一大师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，而从惊才绝艳到一代高僧，留给世人的总是一种莫名的嗟叹。这也正如林语堂所说的：“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，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，跳到红尘之外去了。”

63个流年，在俗39年，在佛24年，“无尽奇珍供世眼，一轮圆月耀天心”，这位晚年自号的“二一老人”，绝不是“一钱不值何消说”，而是永在后来者的感念之中。

二

李叔同在俗世时的最后一件书法作品是《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》。1917年春，李叔同的同学、同事兼好友姜丹书的母亲强太夫人歿于胃癌，办完丧事后，据姜丹书的儿子姜书凯回忆，其父姜丹书请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任杭县县长汪谔先生撰写墓志铭。取回文稿后，又踵门求当时同在浙江一师任教的李叔同先生书丹。这触动了李叔同对自己亡母的哀思，两人相对歔歔良久，他答应了下来。但一直没有动笔，直到第二年夏天，就在他悄然出家的前一天晚上，才点起一对红烛，伸纸濡毫，一笔不苟地用擅长的魏碑体写完《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》，而署款，则已是“大慈演音书”（李叔同出家后名演音，字弘一）。这是叔同出家之前作为俗人的绝笔，又被称为“弘一法师红尘绝笔”。但随后有一个与笔有关的细节很值得玩味，《旷世凡夫——弘一大传》是这样记述的：“等到经子渊、姜丹书等先生闻讯赶到叔同原先寓所，房门大开，笔已折断，被掷在书案上，碑文墨香四溢，笔笔透纸，清润峻拔。地上和四壁扫得干干净净，主人走得何等从容！大家感喟一番，怅然而散。”

了却了所有俗事，李叔同随即把毛笔折成了两截，足可料想他当时对所有过往的决绝与彻底地予以割裂的心态。可随后的出家生活，他唯一不离不弃的就是那三寸狼毫。或许在他看来，凡属虚妄者甚众，唯笔乃心迹所依。作为弟子的丰子恺曾以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、灵魂生活这人生境界的三层楼，试图解释弘一法师李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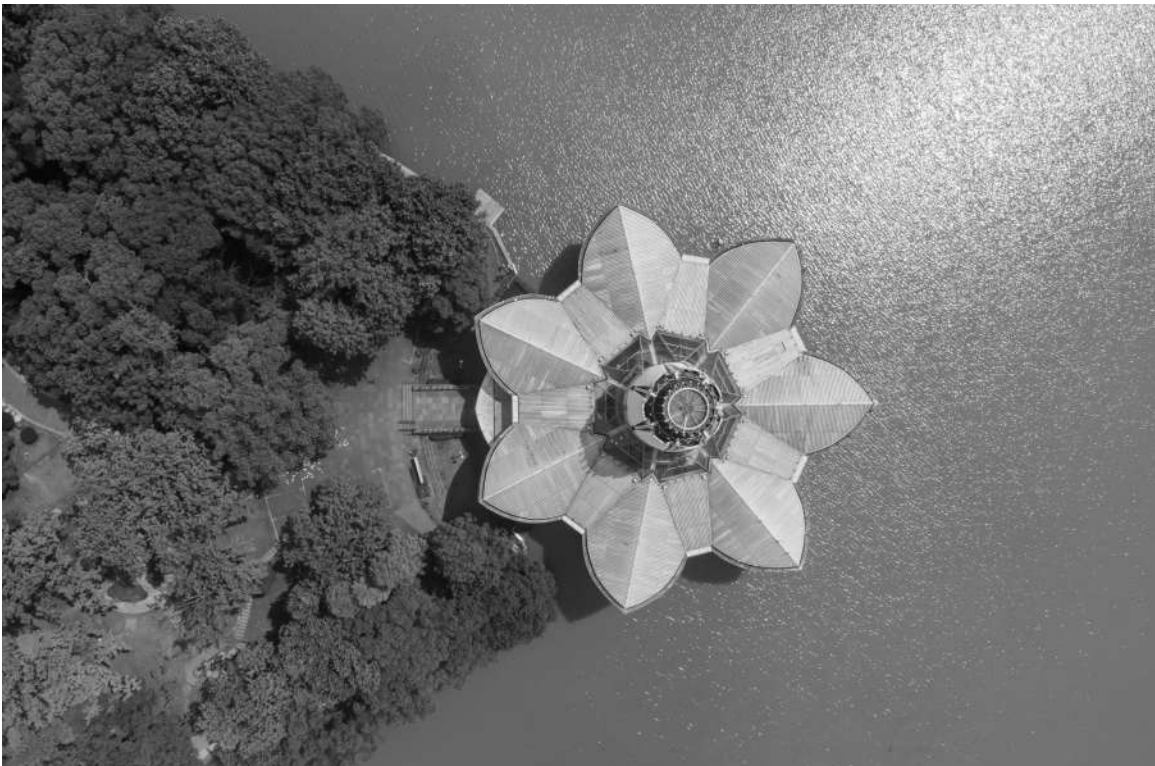


弘一法师题写的“勇猛精进”

同的一生。想来书法也有三层楼，即从书技、书艺到书道。故而，其一袭袈裟后的运笔濡毫，并不是摹王临米，却是以别具一格的端正清道，弘扬佛法。据专家考证，弘一法师在写佛语与经句集联及抄写佛学典籍时，往往多用楷书，其作品的幅式也多样，有对联、条屏、立轴、横披等，而在写佛号时，则多用小篆。一九三一年以后，他的楷书告别了往日的门户窠臼，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：字形瘦长，略带连笔，平淡写来，空灵自在，圆融宁静，气韵清逸。至后期，其书法，照《弘一法师的书法》的说法，是“有时有点像小孩子所写的那么天真，但一边是原始的，一边是纯熟的……毫不矜才使气，意境含蓄在笔墨之外，所以越看越有味”。其实对于自己晚年的书法，弘一法师在一九四一年写给达涵居士的信函中曾有这样的告白：“朽人之字所示者，平淡、恬静、冲逸之致也……

大湖墩变迁史

■ 黄 艳



在原来湖墩上建筑的莲花型李叔同纪念馆(本报资料图片)

我们都知道在东湖边的湖墩上，有个叔同公园。不过，这是它现在的名字，以前它叫东湖公园，更早一点，在1982年前，叫人民公园，至于解放前，则叫中山公园。中山公园前呢？大家都叫大湖墩。

叔同公园所在的大湖墩，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，这是明嘉靖二十七年(1548)用疏浚城河时的堆土堆成的。后来，人们在这个人工堆成的湖墩上种植花木，建造楼房，从而将此地打造成了一个景色极其秀美的胜地。因为东湖更北面一点的小瀛洲被称为小湖墩，这里就被称为大湖墩。天长日久，湖墩上古木参天，鸟语花香，春秋佳日，士女如云，是当时平湖为数不多的能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。

当时的大湖墩与对岸陆地并不相通，要去湖墩，就要乘船。登岸后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从前平湖非常出名的弄珠楼了。

弄珠楼始建于明万历年间，清康熙年间及光绪年间因毁坏而两度重建。弄珠楼是三开间两层楼，砖木结构，楼前“弄珠楼”的匾额是明代书法家董其昌所书。楼下柱上是一副著名长联：“人生行乐须及时，相与上巳拔除，重午竞渡，中秋赏月，九日登楼，长啸复放歌，胜地自多名俊彦；难得一片干净土，但听东田社鼓，西浦鱼罾，南院书声，北原牧唱，抚今共怀古，他乡无此好湖山。”楼上有雕刻精致的长窗，窗外有栏杆走廊。凭栏眺望，风景极佳，东南方远山隐隐，九峰列翠；南面飞檐翘角，古塔高耸；西面桅杆相接，市肆繁华；北面则湖水浩荡，长虹卧波。

弄珠楼往东，湖边有一排五间平房，这就是“远山初月轩”。门前是副对联，上联是“一轮明月阶前水”，下联是“九点青烟郭外山”。从前，轩南临水还有座尖顶翘角的方形木质“闻潮亭”，这是在湖边水中打下木桩，在湖岸和木桩上铺上厚木板，上面建亭而成。游人若站在亭中，向北望去，吕公桥近在眼前。不过“闻潮亭”后来朽坏后就没有再重建。

民国元年(1911)以后，平湖士绅们觉得当地没有一个公园是件极为遗憾的事。考虑到大湖墩占地面积虽然不广，但是位置极佳，处于水中央，风景天然，将其改建成公园是最为合适的。不过当时的大湖墩，除了弄珠楼外，其余都是旷地，高处如阜，低处成洼，地面高低不平。稍微平整点的地方，都被附近的小商贩们堆满了板木砖瓦。整个湖墩，整体来说，荒草没膝，荆棘当道，芜秽杂乱。决定改建为公园后，县里拨款，并委任专人开始整修。但是最初步的夷平地面这个工程就已经非常浩大，又所任非人，工程款被侵占不少，所以改筑进度缓慢。好在，公园总算是初具雏形。

这有点雏形的公园，不久就成了文人雅集之地。民国四年(1915)的3月上巳，当时平湖的文坛耆老黄金粟先生，又准备发动继续修筑公园。发动仪式就在弄珠楼上举行，当天热闹非凡，肆筵设席，猜枚行令，备极一时之盛。席终，大家约定中秋节再来弄珠楼赏月。

这年的中秋节，是令无数后人向往而不可得的。中秋节这天，黄金粟先生预定酒筵八席，参加赏月有顾懒痴、姚晋洪、全云帆、钟来松等八人。下午四点左右，大家联袂出东门，乘小舟，登上弄珠楼。当晚弄珠楼上下共有三席，黄金粟先生的酒席就设在楼上。兴步登楼，晦暑初消，金风习习，凭栏四瞻，远处九峰隐跃天际，三泖依稀为带，近处则报本寺浮屠高耸，梵钟清露，一声声传入耳鼓。风景之佳，不可言表。那时的弄珠楼自然还没有通电，大家都自备汽灯。夜晚，圆月冉冉由西而升，众人兴高采烈，猜拳行令，赋诗作画，甚至有人脱略形节，慷慨高歌，醉态毕露。湖中，有三四小艇，艇中也置酒设席，并有歌女伴唱陪酒，金樽檀板，更翻秦阙。从弄珠楼上遥望，见各舟灯彩闪烁，歌声抑扬。此情此景，恍如仙境。

民国十六年(1927)，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，县府决定将大湖墩改名为“中山公园”，并拨专款修建了“中山林纪念塔”。塔高约5米，塔身四面都刻有“浙江省平湖县中山林纪念塔”字样，塔旁栽植松柏。其后，中山公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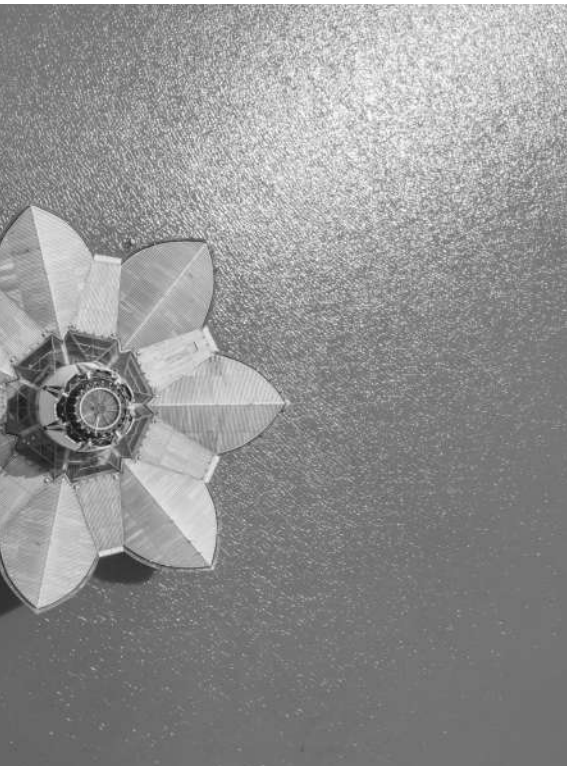
又添建亭台轩榭，补种树木花草。原来设在城隍庙的平湖的通俗图书馆也搬到了中山公园内。

但此时的中山公园，仍孤峙湖中，要到公园去只能依靠渡船，非常不便。当时，新任县长沈士华一到任就把改建公园当成首要任务，召集平湖士绅组织中山公园募款委员会，集款三千余金，决定先建桥，与保安街、横街、庙街一带相连。桥于民国十七年(1928)夏末动工兴建，工期三个月，到第二年1月建成。这座桥是平湖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桥，全长24.5米，桥面净宽4.25米，两边有水泥栏杆和灯柱。这样，游人就可以直接从桥上进入公园了，十分方便。

有了桥，又由于中山公园不收门票，可以自由出入，游人一下子多了很多，于是，当时的管理员陆祺菽又提出了应该建造大门。民国十八年(1929)的6月，一扇大铁门从上海运到平湖，装在了中山公园。

不断改建的中山公园沿园有了平坦的马路，夹道松树与冬青都按一定的高度截齐，水门汀的路面，旁边还点缀了几只石板长凳，专供歇脚之用。每到节假日，游人如梭。虽然还是不能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名园相比，但较之从前，已经是天壤之别了。

但之后，中山公园的发展却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觉得公园的性质慢慢变了。中山公园原来是归县公款公产管理委员会管理的，但是民国十九年(1930)，中山公园改归了县教育局管理。县教育局就在弄珠楼设立了一个民众教育馆，而已经搬入的通俗图书馆扩充了规模，成为民众教育馆图书部。图书部在弄珠楼下，里面的布置很不错，光漆的台椅，放得整齐，墙壁上挂着世界伟人的肖像，左边是书架，右边是报架，正中杂志架，里面是书库。书库据说有各种图书五千余册，以文艺作品居多，不但有中国古典小说和近现代小说，还有不少翻译小说，当然也有平湖各校的校刊之类。图书部有时也发动和组织读者写感想或心得，佳作就贴在墙上“读书园地”。民众教育馆还在远山初月轩内开办民众夜校，招收青年职工晚上来校学习，也进行职业培训。有时还有唱歌等文娱活动，职训班会训练京剧，教的人拉弦高吭，数十人跟唱，挺吸引人的。当时有不少人喜欢吹口琴，因此，夜校特意开办口琴班，聘请上海口琴演奏家庞庆勋每星期来教学一次。当然，遇到节假日，民教馆还会组织灯谜、象棋比赛等作为教育民众的方法。



在原来湖墩上建筑的莲花型李叔同纪念馆(本报资料图片)

民国二十一年(1932)的4月，因为公园内要驻扎军队，民众教育馆和图书部奉令迁出公园，迁入位于学宫(孔庙，俗称圣大殿)的教育局内。但之后军队并没有到公园里来，民众教育馆又搬回来了。短短两三年内，民众教育馆从最初仅占公园的一部分，到后来，整个中山公园几乎都被占了，仅仅还剩下远山初月轩房屋五间，据说可能要筹建民众茶园，供大家游览憩息。

因此，虽然中山公园还是对外开放，不禁止游人入内，但很多地方实际上已经不能入内了。况且，因为缺人管理，花木也都已经凋零不堪。本来平湖县城内外除了中山公园外，就没有什么山水名胜，也没什么其他娱乐场所，现在这个唯一的公园又被占了，很多人只好去南门外散步了。

民国二十六年(1937)的11月，平湖县城沦陷，中山公园也迎来了噩运。恐怖气氛中，居民出城不易，也尽量避免出城，没有人还会有闲情逸致去游园。当时的中山公园可说是人迹罕至，园内杂草丛生，枯叶遍地，荒凉芜秽，形同荒岛。

民国二十八年(1939)，日寇以“防止游击队破坏，肃清射界”为由，下令将弄珠楼拆毁。于是，平湖的一帮奸逆宵小在拆毁了平湖县政府后，又把小瀛洲和弄珠楼给拆卖殆尽了。名胜古迹毁于一旦，使人痛惜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国土重光，百废待兴。此时的中山公园，里面衰草丛生，瓦砾成堆，除了一条小小的羊肠石路外，根本没有立脚之地。蔓草荒榛下，能依稀认出弄珠楼废墟。公园的一角，还残留有日寇建筑的炮台与一小房，小房旁边深藏着一个大大的粪坑，令人闻之呕吐。这样的中山公园自然是需要下大气力来修复的。于是，县政府多次召集地方代表和社会上热心公益的人士开会，决定由公款加社会募捐来修建中山公园，并拟定招商承办中山公园暨民众茶园，要求有：一、承办茶园商人应担负建筑茶园之工资，其范围除茶园外，当须布置四周环境。二、商人建设茶园费用，得在租金内全部扣除。三、茶园建筑地点及房屋式样的布置等须遵照政府之规定，但以简单雅静为原则。四、建筑材料除砖瓦木材由政府供给外，其他一并由承办人负担。招商应该会比较顺利的，后来许廉声等人在园内开设了茅庐茶室，王星桢不仅开设了悦宾楼，又预付租金，

开设食品店，兼售冷饮品，雇用女堂倌招待，生意非常不错。不过，悦宾楼是酒楼，开设后，因为食客复杂，以致于将中山公园的花木损坏不少。中山公园的花木都是由热心人士捐赠的，因此大家意见很大，经过交涉后园方通知要将悦宾楼迁出。

县政府又在园内恢复了民众教育馆，馆址在公园东北部靠湖的三间瓦屋内，也备了些图书出借，但比战前少了许多。中山林纪念塔以北则兴建了忠烈祠，对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军民等人表示悼念和崇敬之情。

民国三十五年(1946)下半年，商人方朋林在中山林纪念塔以东建成凉亭一座，他将自己名字中的“朋”拆开，为亭取名“月月亭”。至此，中山公园又恢复了生机，夏日炎炎，每至傍晚，游人如织。有人到公园里纳凉消遣，有人在湖里划“洋船”，累了到公园里休息一会。

1949年5月11日，平湖解放，公园又有了新的变化。1950年，中山公园改名“人民公园”。平湖县新成立了文化馆，馆址也设在人民公园内，园里原来的民众教育馆及图书部都归入文化馆。图书部设在忠烈祠(中山纪念厅)内。1957年，平湖老城墙被拆除，拆下的块石就在公园沿湖砌筑了石岸，并在园南端建成一个半圆形的石踏渡。第二年，又将原来湖东普济庵的一对石狮放置在踏渡岸上左右两侧。1958年8月，图书馆(部)迁到了解放西路新址。人民公园内迎来了新成立的县博物馆。1964年，在公园东南角沿湖建起了约30米的水泥花架长廊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人民公园又遭逆境，公园空地成了农民交易毛猪、竹木等物的场所。1979年起，人民公园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。园的北部建了一道花墙，将公园分隔成外园和内园；沿湖周围筑起砖墙；疏浚湖中湖，湖中装置龙头喷泉，放养红鲤鱼，建了湖中亭，湖上建九曲桥，桥东叠石成山，建四角竹亭。此时，园内的花木品种已有近两百种，其中还有许多名贵品种，有花龄350年以上的古牡丹“玉楼春”及百年以上的山茶、黄荆桩、榆树桩等。园内的活动设施也齐全起来，茶室、露天茶座、活动厅、儿童娱乐玩具、小动物园等，不一而足。1982年，人民公园改名为东湖公园。1987年，沿湖砖墙被拆除，改建为栏杆。1991年，重修了公园桥。1994年6月，在四角竹亭原址建了弄珠亭。弄珠亭是方形，柱上一副由平湖著名女诗人王善兰撰并书的对联，上联是“一轮月照亭留客”，下联是“九派潮来水弄珠”。亭东南不远，是一个水池，池边竖有一碑，上有“鱼乐园 董其昌书”字样。

1995年，修建了牌坊式的东湖公园大门。此时的东湖公园很多人可能都还记得：进大门，就是公园的外园，有一道高低起伏的花墙和内园相隔。花墙上爬满了爬山虎。东北是一排朝南的七开间平房，门口一对石狮，里面放着塑料海洋球、滑梯等儿童玩具，这是“乐乐开心城”。东面是小动物园，园里有猕猴、孔雀、珍珠鸡、海狸鼠等。从平房对面的月洞形中门进入内园，就是公园主路。路东是湖中湖景区，一座钢筋混凝土制的九曲桥横跨在湖中湖上。站在九曲桥上南望，对面是六角形的“湖中亭”，尖顶翘角，四周有栏。湖中亭以短平桥与全国中门的对着中山林纪念塔。如果循九曲桥向东走，桥尽头左边是假山，右边就是弄珠亭。假山不大，却也曲折有致，向上可以登顶，向下也可以穿洞。假山东北还有一座土石垒成的小山，略高于假山，山下有路，沿路曲折往北，就是内外园之间的东门。全国的中心就是茶室。茶室南面正门对着中山林纪念塔。鱼乐园的南面是设于大树下的露天茶座，可供数十人饮茶、休息。公园西半部还有一座小土山，有一棵巨大的枫杨，绿荫如盖。小土山南面是一块用栏杆圈起来的电动车环形场，场中央有花木和草地。由此往南，还有民间故事表演场所、有鹅形游艇的圆形大水池和儿童碰碰车娱乐场。其实，整个东湖公园真的也不大，但不论走到哪里，湖畔树下，随处都有座椅。如果有暇坐在湖边椅上，抬头西望，隔湖不远，就是昔日十分繁忙的南廊下客运码头。

2004年，曾经的东湖公园内建起了李叔同纪念馆。2005年，李叔同纪念馆正式启用，东湖公园同时改名为“叔同公园”，园内也改建成了现在我们见到的样子。